

马相伯的“乐善堂”

● 朱亚夫

杰出爱国人士马相伯是中国著名教育家,然而他的矜贫救厄义举,也是中外闻名,因此他命徐家汇土山湾的居所为“乐善堂”。马相伯(1840-1939),原名马志德,又名钦善、建常、绍良,字斯藏,字相伯、湘伯、芑伯,以字行,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圣名若瑟。江苏丹阳人。语通六国,学贯中西,是近代中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领军人物。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将其聘为南京第



“瀛台”大白配药记

● 蔺晓峰

或许是疫情将人圈在中海瀛台小区的家太久的缘故,配药志愿者 1 天就报名了 40 多位,在居委的组织下,我们第一次优先报名的 5 位志愿者,在前一天做好了配药的准备,根据《关于长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代配药专窗开放安排的通知》,请有配药需求的居民将他们的医保卡及病历本放在二期北门和一期西门,统计好大概的数量做了一下规划,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 7:20 在小区一、二期门口集合,加穿防护服,开一辆车子,前往长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 月 18 日一早,一行五人各自洗漱完毕,出家门到小区门口更换全套防护服,为节省时间起见,我把车子从地下车库开到了 2 期的北门口,我们各自加穿防护服,其中有一位徐先生,他是有经验的,指导我们换好衣服之后,发现少了 N95 口罩,于是志愿者施先生从家中取了 5 个,全副武装后,将一期的 19 本、二期的 17 本病历卡分类理好,开车出发。

上海的路况空前的好,以往周一上班高峰期起码要半个小时的车程,只大概七八分钟的功夫就到了长桥卫生服务中心。我们车辆暂停在中心门口路边的车站,然后一起到卫生服务中心排队,原定的长桥四个居委会,我们是第一个到的,这让我们有点小小的确幸,至少我们可以第一个开始配药。又是一个比预想中更加耗时的过程,一期总共是 19 本,刘先生和高先生、施先生采用流水作业,老刘挂号,然后病历本给医生开药,开好后交由高女士付费,然后传递病历卡给施先生,在药房门口取药。因为每家人的开药量比较大,虽然是有两个医生,但是开药的时间还是比预想的要久。

我们排在后面的二期志愿者耐心等待,在我们的旁边是长桥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大概有几十位正在排队做核酸,料想他们应该是都住在医院里面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从年龄来判断,大部分都是有家庭,可能上有老下有幼,但是在疫情之下,大家都义无反顾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敬意。更有一位热心的医护人员看到我们在排队,还特别帮我们找了那种足足可以装得下 50 公斤大米的黄色医用卫生袋,提供给我们,嘱咐我们装药用得到。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或者说有些惊讶,嗯?为什么要用这么大一个袋子?转念一想,他们的经验肯定比我们更加丰富,就接受了他们的专业建议,我们的内心充满了的感激,疫情虽

一任市长,后转任江苏都督府代理都督。袁世凯称帝后,他怒斥为“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他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复旦中学、向明中学创始人兼首任校长,耶稣会神学博士。杰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国元老于右任、邵力子是其弟子。后人辑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马相伯的“乐善堂”典出西汉·司马迁《史记·乐书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意为喜欢做善事,乐于拿财物接济有困难的人。综观马相伯的一生,确实无愧于斯。1897 年,年过半百的马相伯只身重返徐家汇,将胞兄马建勋传给他的松江泗泾的 3000 亩良田和上海卢家湾、董家渡的地产等全部捐给教会,出资在土山湾建慈云小学,乐善乎?民国三年(1914 年),其子君远不幸病故,弟子们鉴于马公毁家兴学,家无余资,遂筹资为其寡媳、幼孙作教养费,其毅然将该款移作启明女子中学(今上海第四中学)教育经费,乐善乎?!

马相伯故居有江苏丹阳、丹徒和上海徐家汇、松江泗泾等地。徐家汇蒲汇塘路 55 号的“乐善堂”是 1917 年入住的。这是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现在门前挂着一块徐汇区政府颁发的“马相伯旧居”铭牌,上写

“马相伯 1917-1937 年曾经住于此”,现为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

当时马相伯虽年逾古稀,却依然著书谈道,关注教育,热心救国。1925 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中,贡献良多。次年,此校改称辅仁大学,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愤然评说“这小子是缩头乌龟”。当时马相伯已届 91 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抗日救亡,策杖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连续四个月发表了 12 次国难广播演说,并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 10 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并不畏艰险,先后发起组织中国国难救济会、上海各界救国会、江苏国难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他在“乐善堂”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特地写了联语“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与与会者共勉。有次,因形势紧张,马相伯召集救国会重要会议,曾安排秘书在一层把住楼梯口,儿媳马邱仁守一层电梯口,孙女马玉章守三层电梯口,如有动静摇晃手帕为号,大家便立即下楼,再由秘书带领出后门避险。“乐善堂”俨然成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的司令部。因此 1939 年当他百岁高龄时,举国庆贺,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也电贺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疫情小记

● 虞金伟

封控期间有些想法随便记录一下。

(一)家庭相对于个体,依然是一个较好的抗风险的单位。疫情期间,一家人如基本上居住在一起的或附近的,无论是买菜做饭,照顾小孩,还是休闲陪伴,排解寂寞,其效果都比散开居住,尤其比独居者强太多了,生活质量也稳定和高得多。我朋友圈里单身独居的年轻人,在没有了外卖利器之后,吃的三餐不说惨不忍睹,也是乏善可陈。

比较可怜的是,一些独居老人并不是没有子女,而是子女们各自成家或者定居远方或国外,无人可以依靠商量和帮助,导致他们的独居生活缺乏抗风险能力。如果老人可以和年轻人或好邻居为邻,或者在社区有登记,有社工志愿者加持,定期回访关心,则可以降低独居老人的风险。

(二)社区小环境的好坏非常重要。疫情期间,我所在的小环境还是相当温和美丽的,居民们友好谦让,社区工作也紧张有序。从设置门岗登记但自由出入,到如今不让出入,我们也没有真正短缺过物资,冰箱里总是满满当当。好邻居们总能互相帮助。我在小区买菜群,也收到过几次同小区好心邻居送的青菜萝卜等。前天,老单位同事小吴在朋友圈晒了一组照片,看了让人暖心。她住的楼栋居民在楼道上自发设置了几个“可取可放”货架,不仅让邻里之间匀换物品,更体现了邻里间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良好风尚。我看后在下面留言:守望相助暖人心。好邻居们总能互相帮助,尽管有的可能还互不相识。这大概就是“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跟谁做邻居,其实非常重要。

(三)会做饭真是一个生活好技能。疫情期间,由于不需要也不能工作,我微信圈的朋友每天在微信群里除了交流互动疫情进展讯息,就是各种美食分享,其中不乏厨艺高手,每天变着法子做菜。看了令人垂涎三尺……

暂时想到这里。大家继续一起宅

一起屏牢,相信曙光就在前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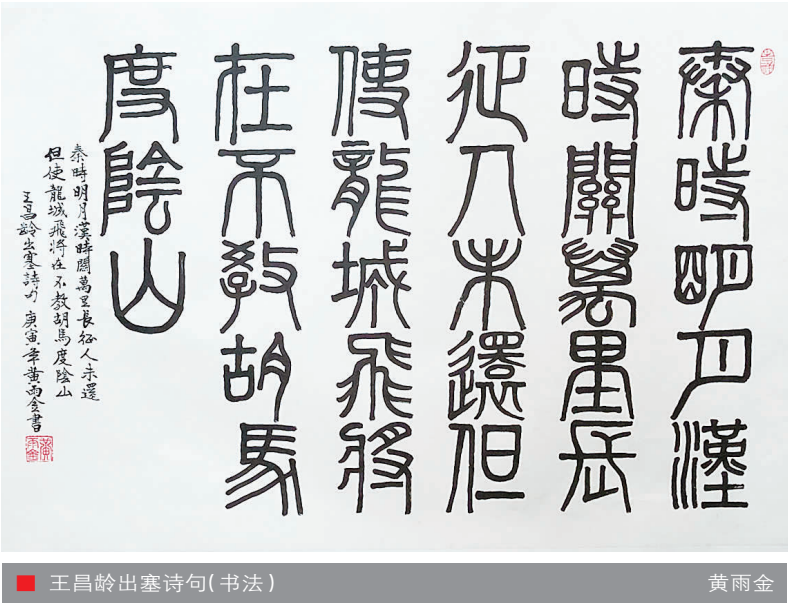


然无情,人间处处有温暖。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了半个小时,一期志愿者开始在取药窗口领药,果然如前面医护人员所料,每个人的配药量都是一个不小的袋子,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都把药量增加到几周甚至一个月。想来真的是,疫情无情人有情,医护人员的专业建议确实派上了很大的用场,让我们的配药过程更加的顺畅,每一户的药都装在一个一次性的口袋,然后再把这些口袋整理到这样一个医用卫生袋中可以更加安全,更加方便携带,同时也就减少了疫情的病毒传播风险。

不知不觉中,一期已经配完了,二期由我和徐先生、施先生又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流水线,有了前面的经验,挂号、开药、付费、取药,更加的高效,总共大概花了两个小时左右就将三十多位居民的药全部配好。配药完成后,我们开车回到了小区,在门口经过一番专业消杀后,一期交由刘先生和高女士负责分发,二期由我和徐先生负责分发到位。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是雷锋对人生的哲学思考,是人生追求的崇高境界。我们只是众多小区志愿者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缩影,更多是默默无闻、甘为孺子牛的幕后英雄,他们才是平安上海的守护者。



王昌龄出塞诗句(书法)

黄雨金